

<<饥饿的女儿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饥饿的女儿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2036215

10位ISBN编号：7802036216

出版时间：2008-10

出版时间：中国妇女出版社

作者：虹影

页数：22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饥饿的女儿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饥饿的女儿(最新版)》固然说的是一个年轻姑娘与她的家庭的事，但也属于一个时代，一个地方，在最终意义上，属于一个民族。

这民族与我们西方人印象中的中国很不一样，与我们了解的那一点“文化大革命”苦难相比，几乎不可同日而语。

《饥饿的女儿》贯穿的特点是坦率诚挚，不隐不瞒。

《饥饿的女儿》最成功之处，在于其情感不外溢的叙述风格。

书中有议论，甚至点到哲理，但是故事讲述之清淡，与所写生活的灰暗，与难以置信的残酷，包括天灾，包括人祸，配合得恰到好处。

而死神实际地到来，没有使生命低贱，反而使生命得到升华。

## <<饥饿的女儿>>

### 作者简介

虹影，享誉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、诗人、美食家。

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。

代表作有长篇《饥饿的女儿》、《K——英国情人》、《上海王》、《上海之死》、《上海魔术师》等，诗集《鱼教会鱼歌唱》、《沉静老虎》等。

现居北京。

五部长篇被译成25种文字在欧美、以色列、澳大利亚、日本、韩国和越南等国出版。

曾获纽约《特尔菲卡》杂志[中国最优秀短篇小说奖]、长篇自传体小说《饥饿的女儿》曾获台湾1997年《联合报》读书人最佳书奖；被中国权威媒体评为2000年十大人气作家之一；2001年评为《中国图书商报》十大女作家之首，被《南方周末》、新浪网等评为2002-2003年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；《K——英国情人》被英国《独立报》（INDEPENDENT）评为2002年Books of the Year十大好书之一。

《饥饿的女儿》被台湾选为青少年自选教材。

美国伊利诺大学（University of Illinois）2008年年度书。

2008年获意大利[罗马文学奖]。

## &lt;&lt;饥饿的女儿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第一章 1 我从不主动与人提起生日，甚至对亲人，甚至对最好的朋友。先是有意忘记，后来就真的忘记了。十八岁之前，是没人记起我的生日，十八岁之后，是我不愿与人提起。不错，是十八岁那年。

学校大门外是坑坑洼洼的路面，向一边倾斜。跨过马路，我感到背脊一阵发凉——一定又被人盯着了。

不敢掉转脸，只是眼睛往两边扫：没有任何异常。我不敢停住脚步，到了卖冰糕的老太太跟前，我突然掉转头，正好一辆解放牌卡车急驶而过，溅起路沿的泥水。

两个买冰糕的少年跺脚，指着车乱骂，泥水溅在了他们的短裤和光腿上。老太太将冰糕箱往墙头拉，嘴里念叨：开啥子鬼车，四公里火葬场都不要你这瘟丧！

一阵混乱之后，小街还是那条小街。我楞楞地站在杂乱的路上。

是不是我今天跟人说话太多，弄得自己神神经经？从童年某个岁数起，我时不时觉得背脊发凉：我感到有一双眼睛盯着我，好几次都差一点看见了钉梢的人，但每次都一晃而过。

那个男人，头发乱蓬蓬的，从没一点花哨色彩闪入我的眼睛。他从不靠近我，想来是有意不让我看清。只是在放学或上学时间才可能出现，而且总在学校附近，也从不跟着我走，好象算准了我走什么路，总等在一个隐蔽地方。

这一带的女孩，听到最多的是吓人的强奸案，我却一点没害怕那人要强奸我。

我从未告诉母亲和父亲，不知如何说才好，说不清楚。很可能，他们会认为是我做了什么不规之事，臭骂我一顿。好多年我独自承担这个秘密，渐渐这件事失去了任何恐惧意味，甚至不再神秘。每次有目光盯着背脊——大约隔半月或十天，我总有背脊发凉感觉。事情本身没什么可怕可恨，可能与生俱来，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。人一辈子，恐怕总会有某个目光和你过不去，对此，我可以装作不在乎。说实在的，平时愿意看我一眼的人本来就太少。

而每次我想抓机会捕捉这个目光，它都能躲开我。而我不过是为了某种确定，就象过份小心地逮一只翠绿的蜻蜓。或许虚飘飘的东西本不应该拽紧，一旦看清，反有大祸？

我不敢多想这件事，那一年我的世界闪忽迷离，许多事纠缠在一块，串成一个个结子，就象我行走的小路边，石墙上的苔藓，如鬼怪的毛发一般，披挂下来。

## 2 我的家在长江南岸。

南岸是一片丘陵地，并不太高的山起起伏伏，留下一道道沟坎。如果长江发千古未有的大水，整个城市统统被淹，我家所居的山坡，还会象个最后才沉没的小岛，顽强地浮出水面。

这想法，从小让我多少感到有点安慰。

坐渡船从对岸朝天门码头，可到离我家最近的两个渡口：野猫溪和弹子石。不管过江到哪个渡口，都得在沙滩和坑坑坎坎的路上，往上爬二十分钟左右，才能到达半山腰上我的家。

站在家门口的岩石上，可遥望到江对岸：长江和嘉陵江二条河汇合处，是这座山城的门扉朝天门码头。

两江环抱的半岛是重庆城中心，依山而立的各式楼房，象大小高矮不一的积木。沿江岸的一处处趸船，停靠着各式轮船，淌下一路锈痕的缆车，在坡上慢慢爬。

## &lt;&lt;饥饿的女儿&gt;&gt;

拂晓乌云贴紧江面，翻出闪闪的红鳞，傍晚太阳斜照，沉入江北的山坳里，从暗雾中抛出几条光束。这时，江面江上，山上山下，灯火跳闪起来，催着夜色降临。

尤其细雨如帘时，听江上轮船丧妇般长长的嘶叫，这座日夜被二条奔涌的江水包围的城市，景色变幻无常，却总那么凄凉莫测。

南岸的山坡上，满满地拥挤着简易木穿斗结构的小板房、草盖席油毛毡和瓦楞石棉板搭的棚子，朽烂发黑，全都鬼鬼祟祟：稀奇古怪的小巷，扭歪深延的院子，一走进去就暗糊糊见不着来路，这里挤着上百万依然在干苦力劳动的人。

整个漫长的南岸地区，几乎没有任何排水和排污设施：污水依着街边小水沟，顺山坡往下流。垃圾随处乱倒，堆积在路边，等着大雨冲进长江，或是在炎热中腐烂成泥。

一层层的污物堆积，新鲜和陈腐的垃圾有各式各样的奇特臭味。

在南岸的坡道街上走十分钟，能闻到上百种不同气味，这是个气味蒸腾的世界。

我从未在其它城市的街道上，或是在垃圾堆集场，闻到过那么多味道。

在各色异味中生活，脚踢着臭物穿行，我不太明白南岸人，为什么要长个鼻子受罪。

老是在说，抗战时日本人投下的炸弹，有好多没有爆炸，落在山坳沟渠，埋在地底；国民党1949年底才最后放弃这个城市，埋下炸药有几千吨，潜伏特务十几万——也就是说，成年人都可能是特务，经过五十年代初共产党的大清洗、大镇压、大枪决，依然可能有无数特务漏网。

解放后入了共产党的人，也有可能是假的。

每天夜里，他们——男特务女特务们——都要出来搞破坏，杀人，放火，奸淫，做各种坏事。

他们不会在对岸中心区的水泥大厦间、柏油马路上活动，喜欢偷偷潜行在这个永远有股臭味的南岸：这个本来不符合社会主义形象的地方，自然该反社会主义的人物出没。

只稍走出门来，倚着潮湿湿的墙，侧着耳朵听：打更棒棒一声声敲着黑夜，没准一个蜘蛛网罩住的房门，会神秘地露出一只旧时代的红平绒绣花鞋；那匆匆消失在街转角的男人，黑毡帽压低，腿上藏着尖刀。

阴雨天暗时，走在脏水漫流窄坡上的每个人，都是一副特务嘴脸。

随便在哪一寸地上，掘地二尺，没准就可挖到尚未爆炸的炸药炸弹，或是一本写了各种奇怪符号的密码本，或是用毛笔记录了各种怪事的变天帐。

一江之隔，半岛上的城中心，便有许许多多的区别，那是另外一个世界，到处是红旗，政治歌曲响亮欢快，人们天天在进步，青少年们在读革命书，时刻准备，长大做革命的干部。

而江南岸，是这大城市堆各种杂烂物的后院，没法理清的贫民区，江雾的帘子遮盖着不便见人的暗角，这个城市腐烂的盲肠。

从过江渡船下来，颤颤悠悠过跳板，在砾石和垃圾的沙滩上走上十多分钟，抬起头来，一层层一迭迭破烂的吊脚楼、木房、泥砖土房。

你只会见到一个最不值得看的破屋子迷魂阵，唯有我能从中找出一幢黑瓦灰砖的房子，面前一块岩石突出在山腰上，伸向江面。

这一带的人都管这一角叫八号院子嘴嘴，它位于野猫溪副巷。

野猫溪副巷整条街只是一条陡峭的坡道，青石板石级低低高高不匀，苦楝树，黄桷树，还有好些有时臭有时香的植物，歪立着好些早就应当倒成一堆堆木块的破房子。

八号院子嘴嘴，院墙和大门黝黑，一侧墙青红砖相间，任意地泼了点色彩。

那是得福于一场雷雨，电劈掉了半壁墙，重砌时，碎砖不够，找来一些红砖填补。

这还不是我的家。

从窄小的街上看，只会看到一个与整个地区毫无二致的灰暗屋顶。

和八号院子平齐的是七号院子，我家院子是六号，顺山坡地势，略略高出前两个还算象样的院子，墙板和瓦楞长有青苔和霉斑。

中间是天井，左右一大一小两个厨房，四个阁楼。

大厨房里有一个小回廊，连接后院，还有阴暗的楼梯，通向底层的三个房间和两个后门。

这么一说，象个土财主的宅子。

的确，原先不知道是个什么人家的住房，1950年共产党来了，房主人很聪明地落个下落不明，家俱和

## &lt;&lt;饥饿的女儿&gt;&gt;

几台土织布机充公搬走了。

住在沿江南岸木棚里的水手家属们，立即半分配半自动占领了这院子。

所以当我说的什么堂屋，回廊，后院，偏房，阁楼等等，只是方便的称呼。

这个原先的独家院子住了十三户人家，不管什么房间都住着一家子，大都是三代人，各自的乡亲戚熟人时来时往，我从小就没弄清过这个院子里住了多少人，数到一百时必掉数。

3 我家一间正房，只有十平方，朝南一扇小木窗，钉着六根柱子，象囚室。

其实我们这种人家，强盗和小偷不会来光顾。

窗只在下雨时在冬天夜里关上。

而窗外不到一尺，就被另一座很高的土墙房挡得严严实实，开了窗，房里依然很暗，白天也得开灯。

从窗口使劲探出头往那墙顶上看，可看到一棵大黄桢树的几枝丫丫。

从中学街操场坝流下的小溪，在树前的峭壁上冲下陡坡，从那儿流入江里。

夜深人静，溪水哗哗响，一点也不象野猫，倒象一群人在吵架，准备豁出命来似的。

我家幸好还有一间阁楼，不到十平方，最低处只有半人高，夜里起来不小心，头会碰在屋顶上，把青瓦撞得直响。

有个朝南的天窗，看得见灰暗的天。

这两个房间挤下我的父母、三个姐姐、二个哥哥和我。

房子小，人多，阁楼里两张我父亲手做的木板床，睡六个孩子。

楼下正房也就是父母的房里，一个藤绷架子床，余下地方够放一个五屉柜，一把旧藤椅，一张吃饭桌子。

家里孩子大了，夜里只能拆掉父母房里的桌子，放一个凉板床，两个哥哥睡。

白天拆掉凉板床，腾出空来放桌子吃饭，洗澡的时候，再拆掉桌子和凳子。

说起来手续繁杂，成了习惯也简单。

1980年，我家住在这个院子已有二十九个年头了。

1951年2月1日由江北刚搬进这间小房时，父母只带着二个女孩。

毛泽东在五十年代鼓励生育，人多热气高，好办事，而且不怕打核战争，炸死一大半人，中国正可称雄全世界。

大陆人口迅速翻了一倍半，八十年代迈入了十亿。

从我生下，我们一家成了八口，我从未觉得家里挤一点有什么了不起，以前，下乡插队的姐姐哥哥只是偶然回来，现在文革结束了，知青返城，开始长住家中。

到1980年这二间板房快挤破开了，象个猪圈，简直没站脚的地方。

这年夏天的拥挤，弄得每个人脾气都一擦就着火。

几天前母亲对我说，大姐来信了，就这两天回来。

大姐是最早一批下乡插队知青，因为最早，也就最不能够回到城市。

她离过三次婚，有三个孩子，最大的比我小六岁。

她生了孩子就往父母这里一扔，自己又回去闹离婚结婚。

“天棒！”

”母亲一提起大姐就骂。

“我哪个会养出这么条毒虫？”

”大姐一回来，呆不了几天，就会跟母亲大吼大吵，拍桌子互相骂，骂的话，听得我一头雾水。

直到把母亲闹哭，大姐才得胜地一走了之。

但不知为什么，大姐不在，母亲就会念叨。

一听见大姐要回来，母亲就坐立不安，时时刻刻盼望。

我总有个感觉，这个家里，母亲和大姐分享着一些其他子女不知道，知道了也觉得无关的拐拐弯弯肚里事。

就这年夏天，好多事情让我开始猜测，恐怕那些事与我有点关系。

一家人中唯一可能让我套出一点口风的，是大姐。

因此我也和母亲一样，在盼大姐回来。

## &lt;&lt;饥饿的女儿&gt;&gt;

我是母亲的一个特殊孩子。

她怀过八个孩子，死了二个，活着的这四个女儿两个儿子中，我是么女，第六。

我感觉到我在母亲心中很特殊，不是因为我最小。

她的态度我没法说清，从不宠爱，绝不纵容，管束极紧，关照却特别周到，好象我是个别人的孩子来串门，出了差错不好交代。

父亲对我也跟对哥姐们不一样，但方式与母亲完全不同。

他平时沉默寡言，对我就更难得说话。

沉默是威胁：他一动怒就会抡起木棍或竹块，无情地揍那些不容易服贴的皮肉。

对哥姐们，母亲一味迁就纵容，父亲一味发威。

对我，父亲却不动怒，也不指责。

父亲看着我时忧心忡忡，母亲则是凶狠狠地盯着我。

我感觉自己可能是他们的大失望，一个本不该来到这世上的无法处理的事件。

4 父亲在堂屋裹叶子烟，坐在一张矮木凳上，叶子烟摊在稍高些的方凳上。

方凳的红漆掉得只剩几个斑点，凳面有个小方块，嵌镶着四块瓷砖，中心是朵红花。

这样一个讲究的凳子不知从哪儿来的。

他熟练地裹烟。

堂屋里光线黯淡，但他不需看见。

他眉毛不黑，但很长，脸上骨骼突出，眼神发亮，视力却差到极点，一到黄昏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他很少笑，我从未见过他笑出声，也从未见他掉过泪。

成年后我才觉得父亲如此性格，一定堆积了无数人生经历。

他是最能保守秘密的人，也是家里我最不了解的人。

我放学回家，见房门紧闭，里面传来洗澡的水声。

“是你妈回来了，”父亲说，极浓的浙江口音。

“饿了没有？”

”他掉过头来问。

我说，“没有。”

”我把书包挂在墙钉上。

父亲说，“饿了的话，先吃点填肚子。”

”“等五哥和四姐他们回来，”我说。

听着房门里洗澡声，我突然不安起来。

母亲一直在外面做零时工，靠着一根扁担两根绳子，干体力活挣钱养活这个家。

四人抬的氧气瓶，过跳板时只能二人扛过去。

她抢着做这事，有一次一脚踩滑掉进江里，还紧抱氧气瓶不放。

被救上岸，第一句话就说，“我还能抬。”

”她不是想做劳动模范，而是怕失去工作，零时工随时都可能被开掉。

她抬河沙，挑瓦和水泥。

有次刚建好的药厂砌锅炉运耐火砖，母亲赶去了。

那时还没我，正是大饥荒开始时，母亲饿得瘦骨嶙峋。

耐火砖又厚又重，担子两头各四块，从江边挑到山上，这段路空手走也需五十分钟。

一天干下来，工钱不到二元。

另外二个女工，每人一头只放了两块砖，又累又饿，再也迈不开步，就悄悄把砖扔进路边的水塘里。

被人看见告发了，当即被开除。

不久母亲得罪本地段居民委员，失去了打零时工的证明，只得去求另一段的居民委员介绍工作。

那里的居民委员是个好心人，对母亲说：有个运输班班，都是些管制分子，你怕不怕？

母亲赶紧说不怕。

所以和母亲在一起工作的尽是些“群众监管”有历史或现行政治问题的人，没人肯去干的活，才轮到这批人去干。

## &lt;&lt;饥饿的女儿&gt;&gt;

母亲随整个运输班班转到离家很远的白沙沱造船厂，下体力活，汗流夹背，和男人一样吼着号子，迈着一样的步子，抬筑地基的条石，修船的大钢板。

她又一次落到江里，差点连命都搭上了，人工呼吸急救，倒出一肚子脏臭的江水。

做了十多年苦力后，心脏病，贫血转高血压，风湿关节炎，腰伤，一身都是病。

在我上初中时，才换了工种，在造船厂里烧老虎灶。

算是轻活，烧全天。

半夜里把煤火封好，凌晨四点把火启开，通煤灰，添新煤旺炉火，让五点上早班的人可打到滚烫的开水。

她住在厂里女工集体宿舍，周末才回家。

回家通常吃完饭倒头就睡。

哪怕我讨好她，给她端去洗脸水，她也没好声好气。

卷起她的衣服擦背，她左右肩膀抬杠子生起肉疱，象骆驼背，两头高，中间低，正好稳当放杠子。

擦到正面，乳房如两个干瘪的布袋垂挂在胸前，无用该扔掉的皮叠在肚子上。

等不到我重新拧一把毛巾，她就躺在床上睡着了。

她的右手垂落在床当头，双腿不雅观地张开。

房间里响着她的鼾声，跟猪一样，还流口水。

我把她垂下的手放回床上，厌恶得把脸掉转到一边去。

母亲在外工作，病休的父亲承担了全部的家务，到晚上天黑，他眼睛看不到，依然能摸着洗衣做饭。

我生下后全是父亲把我带大。

星期六，我和四姐天麻麻亮就去肉店排队，全家肉票加起来，割半斤肉。

做成香喷喷的一碗，眼睁睁盼到天黑母亲回家。

母亲还不领情，挥挥筷子，绕过肉不吃。

父亲有次火了，拍桌子，搁了碗筷。

他们二人你来我去，然后把我们将出门，关门吵架，争得越来越激烈，声音却明显放低，很怕我们听明白似的。

我认为母亲是到父亲身上撒气，心里更对她窝一肚子火。

母亲很少带我们出门，不管是上街或是走亲戚。

母亲岁数越大，脾气越变越怪，不时有难以入耳的话从她嘴里钻出来。

粗话，下流话，市井下层各路各套的，点明祖宗生殖器官的骂法，我从小听惯了。

但这是我的母亲，她一说粗话脏字，我就浑身上下不自在。

我左眼右眼挑母亲的毛病：她在家做事放东西的声音极重，经常把泡菜坛子的水洒在地上；她关门砰地一声，把阁楼都要腾翻的架势；她说话声音高到象骂人，这些我都受不了。

我当面背后都不愿多叫她一声妈妈，我和她都很难朝对方露出一个笑容。

我总禁不住地想：十八年前，当母亲生我养我时，更明白说，十九年前时，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，怀上了我？

打我有记忆起，就从未见到我的母亲美丽过，甚至好看过。

或许是我自己，故意抹去记忆里她可能受看的形象。

我看着她一步一步，变成现在这么个一身病痛的女人的，坏牙，补牙，牙齿掉得差不多。

眼泡浮肿，眼睛混浊无神，眯成一条缝，她透过这缝看人，总认错人。

她头发稀疏，枯草般理不顺，一个劲掉，几天不见便多了一缕白发，经常扣顶烂草帽才能遮住。

她的身体好象被重物压得渐渐变矮，因为背驼，更显得短而臃肿，上重下轻。

走路一蹶一拐，象有铅垫在鞋底。

因为下力太重，母亲的腿逐渐变粗，脚指张开，脚掌踩着尖石碴也不会流血，长年泡在泥水中，湿气使她深受其苦。

唯有一次，早晨刚醒来，我听见母亲跣着的木板拖鞋，在石阶上发出好听的声音。



## <<饥饿的女儿>>

她从天井走到院外石阶上，打着一把油纸伞，天上正飘着细雨。  
我突然想她也有过，必然有过丝绸一样的皮肤，一张年轻柔润的脸。

我慢慢地明白了，母亲为什么不愿照镜子。

她曾向三个姐姐抱怨，说家里一面象样的镜子都没有。

谁也没搭这个茬，看来，她们比我还知道母亲实际上讨厌镜子。

在母亲与我之间，岁月砌了一堵墙。

看着这堵墙长起草丛灌木，越长越高，我和母亲都不知怎个办才好。

其实这堵墙脆而薄，一动心就可以推开，但我就是没有想到去推。

只有一二次我看到过母亲温柔的目光，好象我不再是一个多余物。

这时，母亲的真心，似乎伸手可及，可惜这目光只是一闪而逝。

只有到我十八岁这年，我才逐渐看清了过往岁月的面貌。

## <<饥饿的女儿>>

### 媒体关注与评论

虹影把饥饿年代的苦难写得令人不寒而栗。

《饥饿的女儿》成功了，虹影走向新的水平线，她突破了自己，也超越了与她同时期中国女性小说写作流行的基调。

——评论家刘再复 《饥饿的女儿》属于中国，属于地地道道的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，特别是它所表现的那种几乎是不可重复的生命的生长方式，令我一望即感亲切。

——评论家李洁非 读完了的自传《饥饿的女儿》，读得很着迷。她的生平非常吸引人，但把它叙述出来肯定是很痛苦的。

这本书固然说的是一个年轻姑娘与她的家庭的事，但也属于一个时代，一个地方，在最终意义上，属于一个民族。

这民族与我们西方人印象中的中国很不一样，与我们了解的那一点[文化大革命苦难相比，几乎不可同日而语。

] ——翻译家葛浩文

## <<饥饿的女儿>>

### 编辑推荐

你的身世，你千万不要透露给任何人。  
不然你以后一生会吃大苦，会受到许多委屈。

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，一部呈现出了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社会史的巨著：《饥饿的女儿(最新版)》，[杜拉斯《情人》]的中国版，一个反叛世俗少女的成长自传。

1997年首次在台湾出版，并获得最佳书奖。

十八岁之前发生的事，什么时候铺天盖地而来，什么时候听到，都和书中的一样。  
我是一个非常内省的人。

一个内省的人发现生活比小说更精彩，你可以想象那时的我是怎么样的。

不是每个人如此，但我的生活如此。

<<饥饿的女儿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